

小「马驹」撒欢的腊八

□米丽宏

腊月初八,被称为“腊八节”,是一个古意盎然的节日。在古代,天子会举行大典,叫做“腊祭”——祭神、祈福、迎接新春。古文言的“腊”字,本来就有三层意思:一曰“接”,新旧交替;二曰“猎”,用肉祭神;三曰“逐疫”,祈望平安健康。

如今,腊八仍是一年当中可圈可点有名堂的日子。熬制腊八粥,是全国上下最为普遍的习俗。据考,此俗始于宋代。这一天,上至朝廷、官府,下到黎民百姓,甚至大小寺院,家家都做腊八粥。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,皇帝、皇后、皇子要向文武大臣、侍从宫女赐粥,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、果,供僧侣食用。

各地腊八粥的花样,做法不一,以北京最为讲究:食材丰富——黄米外,另有红枣、莲子、核桃、栗子、杏仁、松仁、桂圆、榛子、葡萄、白果、菱角、青丝、玫瑰、红豆、花生……不下二十种;做法也讲究,头一晚,就开始洗米、泡果、剥皮、去核、精拣,半夜时分开始煮,再以微火慢熬至次日清晨。有的人家,将果子雕刻成人形、动物形、花样,于粥中煮。粥中放果狮,比较吸人眼球。人们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枣做狮身,半个核桃仁做狮头,桃仁做狮脚,甜杏仁做狮尾。各部分用糖粘在一起,放在粥碗里,像头小狮子。还有更讲究的,用枣泥、豆沙、山药、山楂糕等彩色食料,捏成八仙、寿星、罗汉像。腊八粥做好,先敬神祭祖,再赠亲友,最后全家人食用。腊八粥,一顿吃不完,几天还有剩余,是好兆头,年年有余的意思。腊八舍粥,给穷苦人,那是积德行善。

中原地区有腊八喂树的风俗。清晨,用刀、斧砍破树皮,舀一勺腊八粥糊入斧痕。据说,以粥喂树,树一高兴,来年就会多结果。民谚曰:“砍一斧,结石五,砍一刀,结十笋。”腊八喂树,其实是人们的一种祝祷罢了:祝福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树来年安好,也祝福自己在来年收获更多。

安徽黔县一带,腊八前后,家家户户晒制腊八豆腐。豆腐用草绳挂在通风处,自然风干,吃时摘取。腊八豆腐,黄润如玉,入口松软,咸中带甜,又香又鲜。有些人家还把腊八豆腐雕刻成动物、花卉,浇上麻油,成为极品的下酒小菜。

陕西临潼过腊八煮粥,叫做煮“五豆”,红、黄、黑、白、绿,五色俱全。其中,赤豆必不可少。因为传说赤豆打厉鬼,喝过赤豆粥,来年保平安。同别处

不同的是,陕西的粥里还有用面捏的“雀儿头”。“雀儿头”类似于饺子的做法,有皮有馅。当地多以萝卜丝拌核桃油为馅,佐以葱、姜、十三香调味。从外形看,尖尖的长喙、圆圆的脑袋,小巧玲珑,栩栩如生。据说,腊八吃了“雀儿头”,麻雀会害头痛,来年不危害自家庄稼。

在诸多的腊八习俗当中,甘肃农村“腊八牵马驹儿”尤具喜感,令人童心萌发。“金马驹子”哪儿牵?水里呀。小河、池塘、水坑、山脚下的泉眼,但凡有水的地儿,到了腊八就有冰。那冰块滑溜溜、明光光,一不小心就挣脱跑掉,可不就如“马驹儿”一样吗?

在缺水的地儿,有水,就有福。水活泛着,人一年的光景也会活泛。据朋友讲,旧年的腊八前夜,家家户户的成年人都睡不踏实,留神听着鸡打鸣,留神等着天色亮。人人都想抢个头水“金马驹”,那预示着明年的日子必有神佛保佑,种啥啥成,养啥啥壮。

一大早,担水的男人将“金马驹”牵回家,女主人赶紧把烧红的铁丝从灶火膛里抽出来,滋啦啦一阵水汽袅绕,打几个眼儿,用麻绳穿起来。一只挂牛圈,一只挂猪圈,一只挂鸡窝……腊八的冰坨坨,就是金马驹神马驹咬,保佑牛强、猪壮、鸡生蛋、架子车拉麦跑得忙。

人们还要制作“糖马驹儿”,一来解解孩子的馋嘴儿,二来占卜一下年景。腊八前夜,主妇化一碗红糖水搁在窗外。糖水里放根棉线,一夜间冻成了冰坨。这糖马驹儿,是要怀着敬畏的心情仔细观察一下的:如果碗里的冰中间鼓起,鼓得越高越是吉利。要是冰面平平,唉,收成一般!

腊八节,真是天寒地冻,马驹子撒欢。除了“金马驹儿”“糖马驹儿”,还有“汽马驹儿”。喝完腊八粥,人们会去野外,往自家地里挑几担水。沟深,水凉,天气寒,水桶里不一会儿凝起一层冰。冰下,一堆大气泡、小气泡,如麦粒、如豆子、如荞麦、如谷、如稷……晃到这儿,窜到那儿。嘿,那是“汽马驹儿”呀。汽马驹儿越多、越大、越跑得欢,人心里就越高兴。因为那预示着来年必定有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啊。

温情腊八节

□马亚伟

那年冬天,母亲生了一场大病。病愈后的母亲精神好了一些,却突然感到一只眼睛视物模糊。父亲吓坏了,怕是后遗症,就带着母亲去城里的医院看病。

整个冬天,父亲三天两头带着母亲去四处求医。早晨天还没亮,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。父亲穿上棉大衣,母亲也穿得厚厚的,戴上大围脖,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我躺在被窝里,听到父亲招呼母亲:“上车吧,坐稳了。”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母亲出门了。

往年,母亲特别重视节日,总是把节日气氛营造得浓浓的。可是那年的冬至、阳历年,我家都没包饺子。母亲病了,我们没心情过节。

很快到了腊八节,母亲的眼睛却还是没好,父亲坚持要她再去别的医院看看。母亲说:“算了,我这只眼睛也就这样了,也不碍事。咱哪儿也不去看了,打起精神,好好过日子!腊八了,咱好好过个腊八节。”这些天来,一直是父亲操持着家务,平日里他只管地里的农活,很少做饭洗衣服。母亲生病以后,他让母亲歇着,一个人忙里忙外,做饭、洗衣服,样样都干。

父亲张罗着给我们熬腊八粥。他按照母亲的吩咐,买来做腊八粥的材料。我问母亲:“妈,你的眼睛能看得见吗?”母亲笑着说:“能!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只眼看不清楚了,另一只眼好好的。瞧,这是大米,这是小米,这是红豆,这是大枣……”母亲病后一直很乐观,和我们一起说说笑笑。父亲却对我们姐妹们说:“你们知道吗?一只眼睛看东西非常不方便。点蜡烛都点不着。”说着,他还让我们闭上一只眼睛,试着点蜡烛。果然,我明明看准了灯芯,却总是点不着。我们都理解了母亲。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很多。

我帮着父亲淘米、刷锅,父亲把炉火烧得旺旺的,开始熬腊八粥了。我们一家人又像以前一样,围坐在火炉旁,聊着天,等着腊八粥熬好。父亲和母亲商量着春节怎样过,我和妹妹都说过年不买新衣服了。我们知道,母亲的病花了不少钱。母亲看着我们笑了。

一会儿工夫,腊八粥的香味出来了。父亲开始准备小菜,母亲在火炉旁给我们讲腊八粥的故事。母亲每年都会讲那几个故事,我们都快背熟了。母亲说出上句,妹妹总会抢着接下句,惹得一家人哈哈笑着。

腊八粥端上桌了,父亲先给母亲盛了一大碗。母亲尝了尝说:“真香啊!”她的脸上满是幸福。患难中,更可见夫妻之间的真情。父亲能这样对待母亲,她是欣慰的。我也赶紧拿碗给父亲和妹妹盛粥。腊八粥真好吃,香香的,糯糯的,里面还有大枣呢。父亲的小菜做得也非常有滋味,母亲直夸他做得好吃。粥香浓浓,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,立即觉得周身温暖。屋外天寒地冻,我们吃着腊八粥,其乐融融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我一直记得那个腊八节。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腊八粥的情景,像一幅温情的剪影,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父亲和母亲都是平凡的人,但是他们让我懂得:家是一叶小舟,难免会遇到风雨,风雨来了,一家人同舟共济,就会驶向幸福的彼岸。